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甫田集卷二十七至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楊兆豐

甫田集卷二十七

明 文徵明 撰

傳五首

戴先生傳

戴先生者蘇長洲人也名冠字章甫生而穎異篤學過人其學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歷律與夫稗官小說莫不貫總而掇彌刳剔必求縁起而會之

以理為文必以古人為師汪洋澄湛奮迅陵轢而議論高遠務出人意詩尤清麗多寓諷刺推其餘為程文亦奇雋不為關鍵束縛一時譽聞藉藉起諸生間同時諸生多守章句訓詁所為經義類多熟爛骫骳之言先生既聰明强解又高朗自喜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以故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亦莫有能過之者每賔興人必擬先生首解先生亦自謂科第可得也而八試皆絀弘治四年始以年資貢禮部是歲貢禮部者數百人羣

數百人而試之其名在第一入試內廷復褒然出數百人上然例止得學官當道者惜之勒令卒業太學以需他用而先生不能待矣竟就選得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在官以其學教授諸生諸生多所造就而先生益以其閒隙肆志於學學益宏肆考論著述不少怠廢初先生為諸生時紹興有為御史督學南畿者以文學自負先生見其文有所指擿或達於御史御史銜之欲論黜先生不果及官紹興御史者罷官家居解後有言不相下他

日御史死其家誣執先生遂罷歸先生雅志當世自其少時即上書有司請逐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巡江南特賢愛先生每召見輒欵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嘆知先生非經生也及先生至京公已為吏部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今切務先生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棄邇言不恃已見勿以嘗挫懊奪素志其言謇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參議者

從先生訪水利得失先生條剌利害興廢及今修築事宜纖悉詳明而切於用韓遂取而行之民至今以為便先生所著有戴子若干卷隨筆類記若干卷讀史類聚若干卷通鑑綱目集覽精約若干卷經學啟蒙若干卷奇字音釋若干卷禮記辨疑若干卷氣候集解若干卷濯纓文集若干卷和會稽懷古詩若干卷補文房圖贊若干卷先生年七十有一以正德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卒先生兩娶皆夏子四人恩憲憑應憑縣學生女三人

孫男女十人文子曰近時以科目取士凡魁瑋傑特之士胥此焉出以余觀於戴先生一第之資豈其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頓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謂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謂能盡天下之士誰則信之

華尚古小傳

華尚古名珵字汝德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官不稱稱尚古生尚古生常之無錫人出南

齊孝子寶之後世累高貲不仕至濟時甫以貲為郎後
以二子升朝累贈光祿署丞戶部主事尚古其次子也
少績學與弟珏俱隸學官為弟子員俱刻厲自奮旣而
珏舉進士去為稽勳郎中而尚古七試輒斥循資貢禮
部卒業太學選授光祿寺太官署署丞太官掌內庭法
膳共具浩穰而事閴中禁倉卒皆從中涓取辦其徒率
饕詖驕揚往往憑恃為姦利稍不厭所欲輒能中人以
法尚古周慎詳雅而潔廉自將又平實沈厚見者沮喪

訖其去無有過舉一時卿僚方重得尚古而尚古歸矣其後有司復援恩例起之卒辭不就葢尚古仕雖晚而輒知止足又樂閒曠既家居率以良時勝日領客燕游南昉錢塘北盡京口數百里中名山勝境靡不踐歷遐矚高寄黯然興思有古逸人之風家有尚古樓凡冠屨盤盂几榻悉擬制古人尤好古法書名畫鼎彝之屬每併金懸購不厭而益勤亦能推別真贋美惡故所畜皆不下乙品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尚古時時載小

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隲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尚古其次焉尚古家居孝友而接物闓朗未嘗督過人而恒負人之懼古稱長者尚古有焉尚古今年七十有幾先未有子以稽勲之子鉦為子晩得一子名鑄余家吳門與錫比壤頗聞諸華之盛其間履德植義固多有之要不如尚古生之篤意古人也尚古所藏古名人文集若古人理言遺事古法帖總數十費皆數百千不惜又喜散財

利物而不求知主名其事皆有足稱者然固富人有識者所能可以不書書其大者以傳

胡叅議傳

叅議胡公琮字文德蘇之長洲人也成化初舉進士為江陵知縣縣隷荆州荆既重鎮而江陵輔邑地大物繁民剽悍易動更數政不治公疏舉博謀隨事經理稍用法剪其豪植不令得肆遼王以近屬横甚其下兵校椎埋圉奪尤多無賴公一繩以法無所貸王不能堪日夜

思構公時時饋食韉以金錢庶幾公一顧得以刧持公既端介不可溷則相戒斂戢終公去喋不敢為暴湖襄盜發朝廷籍土兵討之夷獠誇謾素無紀律推刃刧奪所過讋攝公大具牛酒先事飭其渠率俾為要束而身自餉終皆厭屬逾望以次受犒去無有譁者居三年徵入為監察御史以事左遷知黃之麻城亦湖南劇邑民習聞公江陵之政惴恐守法公顧其民淳質可以導化乃不事搏擊一意拊循俗佞鬼鮮知禮義乃毀淫祠表

章節孝時時進其父老儒生問民所惡欲而罷行之民用悅服俗以丕厚稍遷常德府同知廉方自持頗不與羣僚狎比或言於守曰同知故京朝官豈能為守下守嗛之公不為意俄而守為上官所持公審畫導利卒用計脫守守嘆曰胡同知仁人也而幾失之自是非胡同知莫與計事大璫自滇還道出湖湘所至笞擊官吏責索賂遺公故不為禮徐名邏卒隨以出若將檢其槖裝者璫懼急引去他日有詔括金諸郡檄牒旁午公持不

即下僚屬相繼進說恐閣詔得罪公曰常德郡貧歲且儉矧金非所産又可賦外有徵乎即罪罪主者不以累諸君也已而詔罷不徵而他郡先有徵發者聞常德事甚愧在常德數年以母憂去再起同知處州處故有礦穴官守之民或他處發地得礦中官即欲奏籍於官公不可曰愚民偶有所獲既非故穴其出不常萬一籍官則有常課一不登則將取足於民民且獲重困我在豈可使吾民重困乎即上疏言先王之政取於民有制蓋

不欲盡民之利也况與民爭利乎其言明切懇至朝廷卒從之在處期年屬時缺守一時善政咸自公出故民尤深德公爭欲得公為守而公倦遊矣會滿考赴吏部遂乞致仕時王端懿公主銓彭惠安公為吏部侍郎素皆知公皆欲慰薦公而公去意堅決遂為論奏增秩以朝列大夫山西祭議致仕先是公在處州彭惠安以都御史巡視兩浙處為屬郡常以邑子為丞者屬公公按黜之惠安不以為忤反益賢公及是去尤甚惜之戴缙

者公同年進士又甞同爲御史雅相厚善其後戴爲權璫引用攀附驟貴公遂去之而戴念之不衰及公浮湛外僚數致意欲援用公公絶不與通他日以事至京戴方爲刑部尚書顯赫用事蹟公所寓躬候之亦避不見蓋公修正彊執不欲附離匪人故仕中外餘二十年潦倒末殺僅以一郡倅終老林下一時論者或有遺望而公自視乃無不足生平寡與既歸益事韜匿門庭寂然郡邑大夫往往不知有公引治間有爲郡守者雅知延

禮郡彥於是諸郡彥共請公為會偶其人被酒誶語公即起馳去恚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為鼠輩所侮自是掃軌滅跡雖故人親戚亦罕親接年七十九終於家

論曰雋不疑有言太剛則折而蘇氏非之以為此鄙夫患失之言也夫剛亦貴有以養之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惟無欲乃能有養耳以余觀於胡公歷仕郡縣靖共正直必行其志卒用受知當路使其時不即引去必亦馴致大官可以有為而剛方嫉惡必不能脂韋

取容萬一為小人所構將舉其平生而失之於是乎剛則折矣夫以蕭太傅顏平原之賢又皆為君上所知而卒皆不免議者猶以其老不知去有以致之然則胡公豈獨能剛哉其所以養之者深矣公無子有賛壻曰陸應賓應賓生子綮舉進士為給事中頗能言其事然而遺亡多矣列其大略以傳

企齋先生傳

企齋先生姓張氏名愷字元之常之無錫人也成化末

舉進士奉使江浙閩廣既竣事援例歸省其父父亡解官持服服闋還朝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分司山海關關臨絶塞當遼海之衝朝鮮入貢及關隴商販咸取道關下地廣人衆往往由他道行先生與為要束禁不得踰度商人或執偽檄通徼外為姦利悉按發之仍牒所司置籍勾稽自是無敢闌出入者而商人皆感帖無敢越佚先是分司吏費咸榷諸商人先生謂譏而不征古之訓也既察非常又榷其貨幾於為暴矣且仕有常禄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逄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記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聞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圖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内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耕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蓋

羣僚闕先生在告愆期逮赴京獄邀賄不得罷為編民瑾誅起為山西太原府知府未至轉福建鹽運使抑遏彊禦務以通商惠民而持廉守法不以冗散易節御史賀泰以篤實疏通論薦而當路嗛之竟以疾罷歸歸二十有七年年八十有六嘉靖戊戌五月八日以疾卒子四人璵縣學生早卒璲承事郎珊理俱縣學生孫十人先生端諒若淑木質而理事關義利介然不可易守東平時數以事與上官爭執反復數四迄不為少詘在黎

平亦以不時堂叅為監司所怒其官不振殆亦以此然先生未嘗立異以徼名特不肯苟有所狥且逶迤張弛一惟名義所在而律身尤嚴往來仕途非傳置不乘官舟不給過所家居不役輿皁平生俸請之外不妄受一錢歴官二十年先世田廬無所增益既謝事家居非有故不輙至城府邑太府若行部使臣或就問政讌語終日不一及其私植志髙朗不屑鄙事而强學績文乃不以時廢少則貫綜羣籍髦而彌勤為文暢達理勝尤喜

為詩生平履歷與所感觸所見聞悉於詩發之有文集若干卷他論著若貴陽讌談釣臺遺意備遺補贊諸書又若干卷先生本江陰流璜里人父穳贅無錫鄧氏生先生遂占數居錫先生既老不忘流璜瀕死自為文刻石以表先墓先生昆弟五人白首同居有無通假死喪患難惠恤惟勤於倫誼至篤也　文某曰余家吳門與錫接壤少則聞有張先生企齋者宦學有稱同時若故邵文莊公今少保大司馬秦公婉聲儷蹟實相曹耦其

後二公浸涉華要功烈宏偉遂顯名天下而先生再起再躓卒老於有司而世乃無有知之者然考其平生其文學行義固二公者流使其得志以行其所學其功烈豈少哉

顧春潛先生傳

顧春潛者吳郡城臨頓里人也所居有田數弓每春時東作則有事其間因築室以居署曰春菴自稱春菴居士他日仕歸邂逅於潛人問於潛所為得名曰昔人謂

於此可以潛隱也乃忻然笑曰吾亦從此逝矣遂改稱春潛春潛名蘭字榮甫甞舉於鄉再仕為令長有官稱矣而人遺之不以稱稱春潛云春潛秀偉特達讀書不守章句而閑絕人少以儁茂選充邑學生諸邑學生以經義相高咸衆人視春潛春潛不恤也獨與同舍生文徵明友善徵明雖同為邑學生而雅事博綜不專治經義喜為古文辭習繪事衆咸非笑之謂非所宜為而春潛不為異日相追逐唱酬為樂弘治戊午舉應天鄉試

去遊太學太學衣冠文物之會所與遊皆一時知名士若錢塘邵鋭若吳興蔣瑤若金陵陳沂同郡若方鵬方鳳若尤樾諸人其尤狎昵者後諸人皆舉進士去為大官春潛自弘治己未至正德丁丑凡七上禮部不中以太學生釋褐授山東淄川知縣淄川鄙小邑而賦調為煩更前政墮弛豪植縱横往往席執規免春潛綜校鉤摭一視貲繇下上吏不得緣為奸至於屠酤摧會一切科適凡以瘠民裕上者悉蠲放之拊循道利民用安集

上官才之調知江西之樂安樂安視淄為劇俗陋而敝人死溺於機祥或更數歲不葬學校生徒或不冠而婚女婦夫死不俟成喪輙嫁春潛醜其事悉列上監司首為緒正里胥執役於公率欺鄉鄙而侵牟其利不令受事春潛測其隱而消息之崇良抑姦務為均適而展采錯事不以勢移不為利殉而將以勤誠逾年而民信以悦風以丕厚邑方有賴而春潛顧已倦遊竟投劾去居官尤事持廉常禄之外一無所取亦不以一物遺人在

淄時屬當歲覲故事入覲多行苞苴以要譽當路春潛徒手不持一錢父老知其如此率邑中得數十緡為贐春潛為詩卻之及是歸家徒四壁先所業田巳屬他人獨小圃僅存有水竹之勝故喜樹藝識物土之宜花竹果蔬各適其性淺深有法播植以時而時其灌溉久皆成林花時爛然顧視喜溢循畦履畮日數十匝不厭容至燒筍為具觴詠其間意欣然樂也於是二十年餘矣自非疾病風雨及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此而於世俗酬

應仕路升沈與凡是非徵逐一切紛華之事悉置不問居常夷易不為岸谷亦不肯脂韋取容而受性堅決能激昂任事既多更練益用閑習蓋嘗有志用世也屬時方重進士而庸視他途自顧晚暮不欲與時流相取下遂以肆志為高以隱約自勝斯其所謂潛也已或謂昔之隱者必林棲野處滅迹城市而春潛既仕有官且嘗宣力於時而隨緣里井未始異於人人而以為潛得微有盭乎雖然此其蹟也茍以其跡則淵明固常為建始

叅軍為彭澤令矣而千載之下不癈為處士其志有在也淵明在晉名元亮在宋名潛朱子於綱目書曰晉處士陶潛與其志也余於春潛亦云

莆田集卷二十七

甫田集卷二十八

明　文徵明　撰

傳二首

太傅王文恪公傳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大號其地為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隷學

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為弟子員後
仕為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
在太學聲稱益籍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
纖弱而内緼精明舉止静重文莊大奇之挑試所學益
以為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翺新進文莊以公
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安知非後來忠肅
乎越日親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
從遊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肯綮成化戊子將

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以浼子也既歸補郡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為問公舉周書無逸易之自強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備教養備而王道成矣反復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言者時承平久朝廷頗怠於政故公以是為言言激而直當國者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簡為冢

宰不可曰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臨軒之意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時文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為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為盛事九年陞侍講孔治初充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復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于遊田詞嚴意暢上為悚聽自是絕不復

出修憲廟實錄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充
經筵日講官武宗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
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
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贓賄狼籍大臣多
被點污惟公絕無一蹟壽寧侯貧賤時與公有連比貴
方憑藉用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
去或者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竊恥之乃
今自蹈之耶蓋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骫

骫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孝考末年勵精為治遂用為吏部且有援立之漸會公以憂去而仙馭亦遂賔天矣武宗登極復起為吏部侍郎修孝廟實録充副總裁時上沖年頗事逸遊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中陶諧劉蒞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汹汹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於户部尚書韓文此國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於是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

焦芳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人行政之失其意蓋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奪筆具疏言上踐阼之始不宜狎昵羣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去之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旨詰責因言八人事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聖怒叵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為八人八人者實蠱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上知衆意不回將有處分會内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

泣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於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而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被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瑾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出己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僅以本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尋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横

疾視文臣如讐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夏户部尚書韓文韓既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詷伺既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自畏公議亦公昌言有以讋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土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公曰所謂激變激之變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有司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適皆餘姚人事在謝當國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摭以為罪亦以公言得釋郎中張瑋等咸以微罪荷百斤重校暴烈日中瀕死不貸公亟言於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矣吾亦何顔復立於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得貸死戍遏他如免逋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景皇妃汪氏喪葬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從叟贊決為多時内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臥病不出芳既與瑾合一意迎

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姦謀一時
中外戚恃賴之然用是積忤瑾意瑾雖無意斥公而公
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請詔有
司給餘祿終身仍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
公年繭方壯海内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
學自適不復有意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薦亦皆報罷
於是公閑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靖三年甲申
三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追贈

太傅謚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匹詔工部遣官營葬自始卒至葬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禄大夫勲柱國贈其曽祖伯英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禄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曽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配吳氏繼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喆大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部侍郎徐縉貴州都司

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鑾中書舍人靳懋仁郡學
生嚴濡公為人敦悃靖謐於世寡與而能以道自勝初
性恇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言恍然有得曰
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剛果自信
遇事直前無少係恡雖勢利在前不為屈折植志高明
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為翕翕熱而默然
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嘗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意
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足班資下上未嘗

出口每進官輒遜避不敢當晩益韜歛以踰越為戒今
上入正大統首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
遣子弟入謝即授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
竊已多豈可更此徼冒遂自遞中入疏有旨特官一子
中書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卒授之好學專精不為
事奪少工舉子文既連捷魁選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
四出士爭傳録以為式公嘆曰是足為吾學耶及官翰
林遂肆力羣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嘗言伏

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為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共為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分上下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於各卦之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辭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為之說固為卓見但古人作詩必自有題借使亡馬國史取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

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不為無失而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恐亦未為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滛之一言遂致疑於鄭衛多指為滛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衛既皆滛詩何季子皆曰美哉於鄭雖譏其細而亦未嘗及其滛也又言諸經惟禮最為繁亂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經傳相從庶成全書然而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相附如以冠義附士冠

禮昏義附士婚禮之類是矣然其中不可附者固無如之何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内外傳及新叙孔叢子之流雜合成之乃自為一書非所以釋經也至於周禮雖皆經世大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其職也何宫禁婦寺之屬獸人皶人之類皆在而天府及大小内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歛財賦紀綱筦鑰何以

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山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秋官又甚若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之類是何瑣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麟尤極精詳他書論說尤多每言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雖未盡聖經微旨而專門名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蓋公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苟同於俗

如此為文淵宏博贍而意必已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公寛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於經術為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為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贍兼備至所得意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為職周旋於文詞翰墨之間者三十年未嘗有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

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揜者弘治末火節冦邊上備邊八議正德初論時政四事會去國不果上今上登極復進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猷如食貨如儗皐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一奮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幾以身殉葢方救過之不暇又奚能有為哉及今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豈天不欲斯道之行邪抑人事之罪耶方正德之初故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

付而公又以正去於已則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以就功名者君子與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於正也

周康僖公傳

周公名倫字伯明蘇之崑山人也舉進士知保定之新安新安鄙小邑而科謫為煩更前政隳弛胥徒並緣為姦公總核鈎校賦役維均民視常出率損十五又其民素苦馬牧故事受牧視地地有更易而賦馬不殊公為

審畫調停俾彼此相資而兩利之常收之外復有寄收歲歉民疏馬無所付為疏於朝竟已之在邑數更旱潦為修古常平之政民饑穀翔則損值分糶歲登有羸則平值收糴自是廪庾常充而饑歲有所恃矣邑有長溝諸隄已壞為小民病賑饑令民實土受粟粟多寡視土賑甫畢而隄成矣因行視陂渠湮廢者浚而通之乃道民灌溉教之樹藝邑故有粟無稻至是稻連阡陌民知稻食而地無不闢矣於是興修學舍集生徒肄業其中

親為講授文教聿興邑以大治部使者上其治狀徵入
為監察御史時孝皇賔天內朝日設齋醮僧徒雜集上
下糾紛公上言新政之初不宜崇尚異教宮掖禁地不
宜異類闌入又以北敵充斥邊關多警奏免各處守臣
進香因條陳備邊六事大要言多事之餘帑藏空虛不
可不究邊儲方急不可不足居庸紫荆等關白羊潮河
諸徼密邇京邑不可不為之備至於人材用舍漕運虛
實皆當今所急不可不謹太監李興提督山陵言者論

其侵刻誶謾有旨下公勘問公盡法探竟得其侵漁僨
事諸不法按劾抵罪時武宗初政喜公不畏權勢特賜
寶鈔羊酒以旌其直尋被旨閱實邊關聞父病篤乃移
疾歸省抵家而父亡遂解官持服時逆瑾用事京朝官
在告不得逾年逾者罷叙公業已與告不得言守制竟
坐逾期致仕五年瑾誅再起為監察御史會朝廷更化
上新政五事首言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及一時放
廢諸臣皆國家舊人去不以罪所宜録用南京江防國

家險塞守非其人事多廢弛所宜緒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荐經盜殺民庶瘡痍所宜賑恤田野荒棄所宜經理所在刑獄贓繼狼籍所宜程省江南郡縣賦稅多為主守乾沒宜令沓休督之所言皆深切事情多見施行明年出按山西屬北敵入寇越十八隘口徑渡滹沱河公劾奏總兵官都督神周備禦無素疏捕不時都指揮周鳳職卑負重不堪任事淺謀寡識不能有為是致强敵横潰多所失亡乞别遣有名重臣假之事權庶以備

控扼時各鎮兵官多擁兵自保不相救援虜至不能獨
禦故多失事公言宣大延綏鴈門等處雖各有分地而
勢實聯絡今諸兵官各擁重兵杜門觀望坐失事機乞
調遣各處遊騎官軍各駐近邊互相犄角庶緩急有賴
不至塗敗從之在山西逾年扶微興壞隨事貫理擿伏
發蔽不容遺慝以其地歲有虜患尤致意邊防興修代
州城及各關堡口月城修復省城南關築寧武關土堡
疏捕劇賊絨玉等四十九人而撫散其衆境用敉寧雅

重名教所至興學校表章先賢薦揚孝節凡禮文之事所得為者舉行無遺嘗行縣至高平夢兩山對峙麓有蕞祠詢之曰帝王廟也明按澤州道謁成湯祠頽毁荒落宛然夢中所見因命有司興修復其侵地又於平陽修復堯祠祠左右祀玉皇覇王淫瀆不經因令撤去易以舜禹二祀留意人才所薦達若布政使孟鳳知府劉文莊通判韓邦奇諸人後皆有聞於時是歲境内黄河清公因具奏言本境水旱頻仍黎民阻饑去冬雨雪雖

時未見收穫寇盜未平未盡綏輯北敵雖退未忘南牧今茲黄河澄清乃地道泰寧之象殆兩宫康寧中宫和順所致宫壼崇嚴臣下莫測陛下以事驗之果休徵協應自宜遣祀更乞鑒天心眷顧之隆體地道効靈之實益加修省以答神貺且言春秋不書祥瑞書有年者紀異也不以為祥也非不書祥恐因祥自懈耳此孔子教萬世之道也時武廟在御久頗怠於政故因以諷之九年還朝奉旨揀閲京營官兵摭鈎宿蠹得其循習之㡿

條上八事皆營伍要務所宜建止者詔所兵議行之武廟久不視朝事多怠弛公上言今四夷朝貢歲無虛月辭謝之日不得一望清光侍直官軍與朝叅官員進止叅錯或至搪突失容品官服色各有限列今任意被服無復等威乞加約東釐正以肅朝儀又言本朝慎重刑獄每五年則命廷臣審録中外殺囚比緣朝廷多事海内四方寇攘久格不行經逆瑾亂政之後尤多冤濫頻歲災沴或由於此乞修故事差官審録以召和氣太監

劉允奉旨齎送供往烏思臧公言番教虛無寂滅本無裨補世所為崇重之者為能祛禍作福有益國家耳今冬暖河流天時失候令番僧在京師者禳之果能調燮二氣以正節令乎四方頻數帑藏空虛能神輸鬼運以足國乎虜款不庭警報日至能說法呪咀以靖邊疆乎且烏思藏去京師數萬里往復動經數年行李往來不無供頓之擾使臣遠涉必將假道西夷一或失調必啓邊釁無益國事有損於民乞收回成命以安人心以靖

中國疏奏不省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丞十六年召為
大理寺右少卿進左少卿嘉靖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管理院事母老乞致仕不允特命馳傳送母還鄉
未行母卒遂以喪還四年服闋即拜南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奉敕提督江防兼理院事五年進本院右副都
御史兼職如故在南京二年親歷安慶九江諸處周視
江洋要害地理嶮塞及控扼事宜條列上之六年世廟
成奉表入賀適遇災異自陳求罷不允是歲正月會同

南京吏部考察官僚再疏求罷不允尋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召為兵部右侍郎協理都察院事七年進左侍郎提督武學是冬陞南京刑部尚書八年召為刑部尚書逾月再改南京時大學士桂蕚以言去國而所比私人有旨下獄窮竟大學士張孚敬請緩其獄公以法對頗忤張意張桂方得君用事遂矯制出公云公析律詳明練於時政前後官法比多所規畫屢讞大獄平反為多時法久敝滋吏得舞文為姦利公因推明律例條七事

上之皆誕章碩畫切於事情詔下法司議行著為令十年災變自陳不職乞罷再疏皆不允十一年年七十因奏滿陛見引年辭免不允十二年再疏於是四疏矣始得旨致仕二十一年年八十卒是歲七月一日也訃聞贈太子少保謚康僖再賜祭命有司營葬如制公端靖修謹不立崖異而臨事舒緩出言平實平生未嘗以色待人又能與人為善人所為苟當其意輒為之傾盡居官持大體不事苛刻然敬慎不茍有所施置必當於理

外寛和而中實介辨初為逆瑾所窘或請賄免不可及被復家居瑾復鈎摭舊事罰米三百石貧不知所出將毀産以給同年友有為御史者榷鹽兩淮力可以濟或又勸之公曰事有義命毀方以求濟如義何吾終不以顛頓困乏喪吾終守也其正而有執如此為文典雅明潔必宗於理詩尤新麗所著有貞翁浄稿二十卷奏議二十卷西臺紀聞二卷醫畧四卷子三人鳳鳴正德九年進士今為大理丞鳳起鳳來俱國子生　文子曰故

大司寇莆田林公俊嘗為其言人貴有守然須悃愊醞藉求之當時其周伯明乎余識周子於舉子時今五十年矣和厚質木未嘗見其忤物林公一代偉人平生刻廉操切訐直自將尤愼許可乃有取於周公必有所以深當其意者觀其在逆瑾之時而不容於瑾處張桂之間而不有所附離是豈脂韋委瑣一於和厚者哉崔元始有言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妮時不詭行以邀名周公其貞一之士哉

莆田集卷二十八

甫田集卷二十九

明 文徵明 撰

墓誌銘九首

沈維時墓志銘

沈君維時諱雲鴻其字維時世家長洲相城里曾大父孟淵大父恒吉父曰石田先生啓南石田先生既老四方之人就之者日益衆先生日從事筆硯寄笑談一不

問其家然家用治集賓客無麼懽而先生亦怡然自樂以有君為之子也君侍先生唯諾進止磬而有容間從計事舉細周大慮遠於始造以無所茍而論議品藻輒中肯綮其所為益於先生豈獨能順適其意而已而不得終事先生以死是豈獨君之不幸哉君病且死猶强食飲力起居以慰其親而訖於絶其情有足悲者嗚呼君御物燕整處族屬能規以正而不失歡捴家三十年業日加拓而人不怨其積蓄其賑荒赴急寔一鄉所倚

成也故死之日親者哭之疏者惜之而遠近奔弔殆千人焉嗚呼君已矣豈獨一人一家之不幸哉君醇質醞藉詞旨雋永與人款款有情致性喜劇飲而不為亂中歲益折節事問學既操其家去治於別業嘗省鮮暇曾不離圖史其學長於考訂或舉一事必深竟顛末斷斷不厭為詩工用事而不苟於命意特好古遺器物書畫遇名品摩拊諦翫喜見顏色往往傾槖購之菑畬所入足以裕慾而惟用以資是縹囊緗帙爛然充室而襲藏

惟謹對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其人嘗曰米南宮頗作蠹書魚遊金蹄玉躞而不為害余之癖殆是類邪至尋核歳月甄品精駁又歴歴咸有據依江以南論鑒賞家益莫不推之也又喜積書讐勘勤劇曰後人視非貨財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念奕世充盛而嗣承之艱因命其居曰保堂而教其子若弟懇悃周至意圖有以振之也而豈意其不能竢邪嗚呼悲夫君生景泰庚午八月一日年五十有三以弘治壬戌八月十

七日卒明年癸亥十一月甲申葬盆字鄉新塋娶徐無所育側出子履聘蔣女字錢鉅君長余二十年而修世講特厚相知為深故其葬也余不得不銘而石田先生實又命之君嘗一試吏為崑山陰陽訓術今書維時而不以官示非其志也銘曰　學則奇孰曰仕之崇卑匪壽不頎而志養之違吁嗟乎維時

亡友閻起山墓志銘

閻君起山之卒也為書屬其友文某為墓銘病甚不能

執筆則口授其父亦不能詳他日其父以其意爲書并書其事行爲狀屬某曰此亡兒之志也嗚呼余忍負吾亡友於地下邪余始識君於尤君宗陽之門尤君爲言其敏慧㝡學于時年甚少余猶意其經生也卽而叩之其言甚高其志甚鋭而其爲學已卓乎可畏矣既而君館授劉氏所居去余近率日一至吾廬至即出所業評訂或考論古人或商近事踰年不厭益勤比改館去猶數日或月一見每見而其學輒益進葢浩乎未見其止

也喜積書見書必力購求家惟一僮日走從友人家借所未讀書手抄口吟窮日夜不休所獲學俸盡費為書資家甚貧或時不能炊至質衣以食而翫其書不忍棄竟以積勞得羸疾家用重困余以其貧且病數諷止之雖時領余言然終不能改也君學甚邃而喜讀左氏司馬遷班固書至於論議之際雖古人猶有所擇而牽於場屋不得伸故其見於論著者甚鮮其意蓋有待也而以盛年殀死惜哉君性高朗與人無所俯仰見賢者欣

慕不怠而恒庸衆人視人故知者莫不愛之而終不能勝夫嫉之者之多也然其卒也知與不知又莫不嗟惜之豈以其畜而未施而貧困夭折非其所宜得邪嗚呼惜哉君惟一弟先數月死而父老且病貧不能自存妻娠而未育君蓋不可死者而卒死之天邪人邪何其酷邪余辱君相知覩其所遭不能不戚然而莫克振之媿君多矣又忍不銘君以慰之地下哉闔之先臨江人國初以事徙隸蘇州衛遂為蘇人祖宗實父鉷娶馬氏生

君於洞庭山中因名起山而字秀卿卒年二十有四正德丁卯正月乙亥也閱兩月為三月辛酉葬吳縣張古村先塋銘曰　不售奚畜匪年奚穀嗟誰為之命伊酷

祁府君墓志銘

府君祁氏長州人諱春字元吉先夫人母兄也先君平生特賢愛之居常非府君莫與計事葢與同憂樂通有無者四十年府君長數歲嘗約先君我死子必銘我及先君亡乃以屬某曰汝其終而父之志他日治壽藏則

又命曰吾老矣尚庶幾及吾見之葢久而未能亦恃府君康裕有可竢也詎意遂銘其死耶嗚呼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弟才數歲家既赤貧又無強近親戚府君居數里外率日一至吾家委衣續食哺鞠周至終三年不衰于時微府君余兄弟且死故余視府君猶母也府君慈戀雖切而不忘訓飭自先君之亡所嚴事者獨有府君葢又有父道焉而今已矣嗚呼尚忍言哉余兒時往來母家及見外大父怡閑翁高朗喜客客至觴

詠終日翁家非充羨而修供精鑿往往不命而具葢有
府君為之子也既而翁得末疾而大母徐亦瞽廢府君
調視加慎至厠牏之微皆身親之而二親並享高壽以
卒翁嘗曰吾有孝子故得不前死謂府君也府君蚤歲
嘗從其外舅施宗道官嶺南既壯去游閩越涉淮泗修
貿遷之業自二親老遂不復出晚歲益事簡密非弔問
不輒出出必以良日其行跡可數而待也性既愿慤又
被服古雅人莫不望而禮之雖居廛井不肯茍有所利

坐是家日益落然未嘗以貧干人尤不樂與人競年垂八十未嘗一至訟庭嘗有僕事府君謹一日告去府君即召其嘗所與游者飲之酒而遣之去數年忽有款門投書稱南嶽某尊師致聲蓋向所遣僕去為道士矣府君謝不見有所遺亦不納語人曰久不相聞安知其非道士也萬一事出意外何以拒之其周審慎重如此府君雖未嘗問學然於先儒格言終身誦之故其所履有儒生法士所不必能者嗚呼老成凋謝安得復有如斯

人者乎余所為致慨於是者豈獨渭陽之思而已邪府君卒於正德戊辰五月二日享年七十有八明年己巳九月十又三日葬陳公鄉先塋配施氏繼朱氏又繼羅氏子男二人仁娶卞氏繼朱氏義娶吴氏女二人壻周鏞王泰孫男一人山女二人銘曰　守之居居行之于于閑歳其逾乃全之軀令言弗失有允斯蹈迺慎旃斯孰則匪孝維孝有則維孝子之力既鑿之粒亦鮮之擊豈之鮮與粒竪貧而克孰不儒言亦扆其久亶祁府君

學則不有而中靡違嗚呼噫嘻昔稱孝廉爰有力田世也非古野有遺賢嗟斯人兮何憖

朱性甫先生墓志銘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两人皆不業仕進又不隨俗為廛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册呻吟以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珠纚纚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接而業

又甚似也麗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
性甫又死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
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信甫嘗相約為傳不果及是葬
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也性甫長洲人
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明父灝母周氏性
甫生頴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非出於古人遂謝去
從杜瓊先生游於時東南名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
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貞祝叅政灝劉叅政昌劉僉

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之為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
吳文定公石田先生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
交楊儀制君謙都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
不余少而以為友視諸公為親葢其自少至老未嘗一
日忘學故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
從惟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自繕録
動盈筐篋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説山經地志無所不
有亦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為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

意得意處追蹤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叙之尤精楷法手録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録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録鶴吟隨筆總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其遽死耶性甫性閑慢待人無鈎距晚歲嗜酒婆娑益事閒曠或時乗醉忤人人亦不以為異尤為郡邑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以性甫從事

歲時鄉飲必致為上賓時人榮焉性甫死時為正德癸酉七月廿又五日享年七十是歲十一月甲子葬陳公鄉叟字圩先塋娶監察御史張惟善女生子四人男延娶湯氏建娶尹氏女適金燿范汝舟孫七人男曾庚乾女適彭暐王晉張源倪宥曾孫女二人銘曰　維朱有聞自樂圃君德言孔碩為時令人五百斯年耳孫其秩有賢一人性甫維克其克伊何維文之揚維行之祥德懿其章有嗟性甫少也則勤枕經藉書窮終其身抉摘

雕鎪既揚亦推豈無利途弗易其樂其髮蒼蒼其視茫茫歸視其家其書滿牀樽酒婆娑百年維適彼榮亦崇孰得孰失陳公之鄉有玄者堂既藏既安後永有光

故嚴府君妻祁氏墓志銘

府君卒之三十有七年厥配碩人卒且葬於是其子悅泣告余曰先府君之亡悅生甫五年府君懿行無所知今日益遠莫可追述惟是碩人之葬不可無銘子其圖之嗚呼碩人余從母也先夫人之亡先君官永嘉余兄

弟穉弱無所歸依外大母徐以居而徐老不事事碩人
寔撫鞠之時碩人新寡家又赤貧無所得衣食檢故篋
得敝衣浣濯補綴隨燠寒以給眴沫備至故余兄弟雖
孤貧不知有饑寒之苦蓋於余有母道焉嗚呼先夫人
之亡於兹三十年餘矣歲時升堂見碩人猶見先夫人
也矧有恩焉而今已矣其何以為情耶而於其葬也忍
不有銘以昭之耶碩人祁氏諱守清余外大父祁公之
中女年若干歸府君為再繼室府君卒時尚少日撫恍

以泣悦稍長教以治生俾從姊子習乾沒而戒飭之甚至悦或時持錢貨歸必問其所從得苟不出其身則不色喜蓋未數年而悦以有成家日充拓而碩人日擊其盛人咸稱之謂庶幾府君之不亡也府君諱珵字廷美蘇之吳縣人曽祖仁祖信父禎母鄭氏府君初娶秦繼王生一女適陳士棨碩人生子即悦娶郭氏女適徐暄孫男三庠序府女三府君之卒為成化十四年某月某日年若干碩人之卒為正德三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

一葬以九年十一月三日墓在吳縣至德鄉銘曰　有
相弗終而慎節以終弗失其躬弗失其躬爰成其子家
厥用牧以綏福履碩人之祉至德之鄉有崇者岡粤四
十年往從夫藏以永有光

趙碩人墓志銘

碩人文氏諱素延余曾大父存心府君長女先大父湙
水府君女弟先君温州之姑也歸趙氏為故修職佐郎
良玉之配良玉諱瓊嘗游學官後從事鎮江衛滿考銓

註吏部垂仕而卒時弘治四年辛亥也後二十有二年碩人年七十有六乃卒是為正德八年癸酉正月二十五日又明年乙亥正月三日葬吳縣天平山從修職君之兆初修職君學於先大父故碩人歸焉歸時趙氏方盛羣從兄弟並聯婚富室繡縠姝麗奕奕炫人而碩人以儒素處其間不忮不艷卒用若淑為諸姒所親一姒蚤寡適人將持其二女去碩人不可曰此趙氏子去將何從乃身自收養哺被訓迪視均已女二女亦視猶母

焉碩人讀書知大義尤歸信佛果晚歲目失明日猶默誦内典不輟俄得異人治之復初人以為善徵然自是日益老而操事出言無少失外家女婦視為儀矩歲時吉凶必迎致之請所宜行以為常先大父初食貧碩人與同患苦及是大父昆弟惟碩人在時時為言吾家先貧時事俾無忘前人嗚呼碩人已矣吾文氏老人至是且盡有如碩人可復得耶碩人生子銓錦女適烏程訓導吳鳴鳳吳縣學生周芝孫孫男女十有二人銘曰

嗚呼天平之山修職所藏碩人往偕後永有光

故通江縣知縣黃公墓志銘

公諱佑字時濟姓黃氏其先金陵人世居句容之黃寨宋建炎南渡避兵崇明之黃魚垛遂家焉有黃八府君者生五子其第四子曰四者府君公所自出也四者八傳至文虎有子曰義洪武初登科為平陽尹高皇召對稱旨面拜左軍都督府斷事官俄為尚書郭桓構陷死兄仁懲義死非罪戒後人勿得践仕籍故其子公素孫

明善咸績學弗仕而明善尤博雅知名事具縣志公明善次子生七歲始言及入小學明慧異常未幾遂通經能文辭他日以里役給事縣庭縣官試諸生公從傍代對縣官訝其儁捷詰知為公召公挑試所學立遣為學官弟子負其父猶執先訓不許強之乃就成化中貢入太學釋褐授四川通江縣知縣縣小而貧民復剽悍易動撫以恩信道以化本甫三年政平訟理歲亦比登廪畜羸羨通民歌焉俄盜起傍邑官軍臨勦頓犒不貲公

念民疲不忍徵發毀家以給民不知擾而盜迄平既平
築城浚隍俾有以守凡所為利通民者盡心焉竟以不
能曲事上官罷歸既歸以崇明有海患留居郡城家貧
授徒自給凡二十有六年年八十有四乃卒寔正德二
年丁卯五月廿又七日也公丰神朗潤辭旨雋發性長
厚未嘗忤人而友愛諸弟尤至或有侵奪一聽之弗問
勢利之事平生未嘗經懷臨終泊然而逝類有道者公
娶沈氏有賢行子栗娶龔女適施幽郁克彰孫奭娶袁

孫女適張璿曾孫韶䕶謚曾孫女適郡學生陳康醫士陳約其一尚幼自公之喪子栗隨没家復多難越八年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日壬寅始克葬公長洲縣鳳凰墩之原沈夫人祔於是公曾孫韶念公潛德弗傳乃以其所聞於家人者告余為叙而銘之銘曰　鳳鄉葱葱堂封隆隆是惟通江之宫既固既完尚後人之逢

陳以可墓志銘

以可諱鑰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長洲陳公諱璚之仲

子也公起家進士官中朝涉歷臺寺所交游皆當世偉人以可以佳子弟周旋其間珠玉朗潤進止詳雅大為諸公貴人所喜比長歸吳中更激昂任事啓拓門户廣事生殖田園邸店縱横郡中尋用推擇為陰陽正術既被官使益治大第蓄童奴建麾策駟日從賔客少年出入讌遊漿酒霍肉歌呼淋灕意氣奕奕倜然以貴介自將下視庸流如無人人苟拂其意雖富貴有氣力必求下之不少讋然喜接賢士大夫琴書在前從容晏語虛

徐謙約類儒生逸人俄解官築室姚城江之上曰此吾先廬所在吾將老焉於是劭農振業疆理阡陌陂魚養花以文酒自適不復與城市闠闠晩得末疾乃稍稍就醫城中疾亟輒舁以往曰吾生於斯固宜終於斯也竟以正德十一年九月癸酉卒於姚城年五十有三以可本吳之洞庭人國初徙姚城曾大父某大父某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祖妣某祖妣某並贈淑人母嚴封淑人娶林生子淳今為郡學生側出子沖女

嫁國子生顧岕孫男四女一以可性資明豁不樂委瑣
少嘗學舉子以不能受程格謝去賦詩作字亦有思致
奪於事弗究所止獨能審畫世務有所規𠛬往往出人
意表菑播畜牧必盡地利而訾算乾没尤其所長然能
緩急赴人數致千金亦緣手散去翕張揮霍殆不可以
銜檃局束亦一時之雄俊矣乎以可卒之明年二月辛
未葬吳縣塘灣伏龍山之新阡其友文某為銘銘曰
氣則昌志彌彊既耀而光弗隕厥良不規以隨而奪其

馳卒歛以綏卷而違瓮絅而輝孰其與之要厥歸

明故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張公墓志銘

正德初元逆瑾始盜事權翕張狡獪思蹂踐士大夫以恐讋海内鉤摭細瑣橫肆羅織都水郎中吾蘇張公寔首罹其禍公時領漕河奏績於朝俄飛語告變捕繫詔獄推考無所得乃以奉使時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遼陽庚午更化悉召還諸流人公還以故官待次於家吏部奏為浙江叅政不報久之再奏為廣東叅議為嚴州府

知府皆不報閲數年丁丑十二月癸夘以疾卒享年六

十有五公諱瑋字嘉玉別號歴齋其先真揚人洪武初

以赤籍徙隷蘇州衛曾大父聲遠大父宗德南京國子

監助教父靜源累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

陳氏累封太宜人公少爲助教公所愛生四齡即坐膝

上口授經書甫成童已貫總羣籍乃益擇名士與遊時

吳文定在太學遂從受業焉歸補郡學生成化癸夘舉

應天鄉試丁未舉禮部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循例歸

省丁虞衡公憂引治庚戌服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奉使江西督造寧靖王壙辛亥還理部事癸丑分司杭州榷商人竹木甲寅還部尋陞虞衡司員外郎已未進都水司郎中領漕河事分司徐州庚申以疾賜告壬戌還朝復除都水郎中領漕河如故公居官嚴慎所至率職杭榷場舊多姦利往往商旅困弊而國課或不登公摘蠹式法務平其值課溢有羸然不以羡奏溢徐益樹風聲殖革繕治必盡民利而執法緒正不為勢撓中貴人

道管内輒歛輯相戒避張郎中于時張郎中之名聞江淮間赫赫若神明然然卒以此掇禍尤事持廉歴官二十年田廬服用乃損於舊晚歲益貧家徒四壁晨夕饍饔或不時舉既死室無一錢郡邑為賻襚始克就殮鄉人士共歛貲葬之嗚呼若公者不亦誠廉吏哉公事母夫人至孝方七歲時母夫人病目俄失公所在已而自外持藥物歸舉家驚異及貴自非有故不輒去母傍赴戍時母年八十念無再見理日夜悲泣洎歸乃康復愈

前時至是與公相繼死人尤異之公纖瘦多疾居常若不勝衣當被罪時貫索闗械荷百斤重校日夜暴市中市人傷睨竊嘆莫敢近數日羸竭氣息僅屬更兩日且死幸而不絶而配所又邊朔寒若非人所居蓋皆置之必死之地而得不死人以為生平苦節之報庶幾後福未艾茲惟顯大之基乎天其意者在此而同時罪人並湔濯登用乃公卒困以死嗚呼天邪人邪果孰任其咎耶公先夫人王氏生子希范今為郡學生後夫人梅氏

生子希宋孫男一孝承女二葬以卒之明年正月乙酉

墓在吳縣奇禾山二夫人祔銘曰　肅肅張公抱堅翼

德有卓其履既允亦式弗傾惟克式修之職淮河湯湯

使車皇皇再涖其將亦孔有揚揚之維何譽與謗俱我

修我官有死弗逾孰其生之天皇聖明日月重華遘兹

休貞殲恩汪汪滌瑕濯垢羣工彚征以莫不宥嗟嗟張

公一斥不復豈天則仇伊命之酷命之不仁有作斯僨

僨于其身不殞厥問奇禾之山公歸有藏後千萬禩其

永有光

莆田集卷二十九